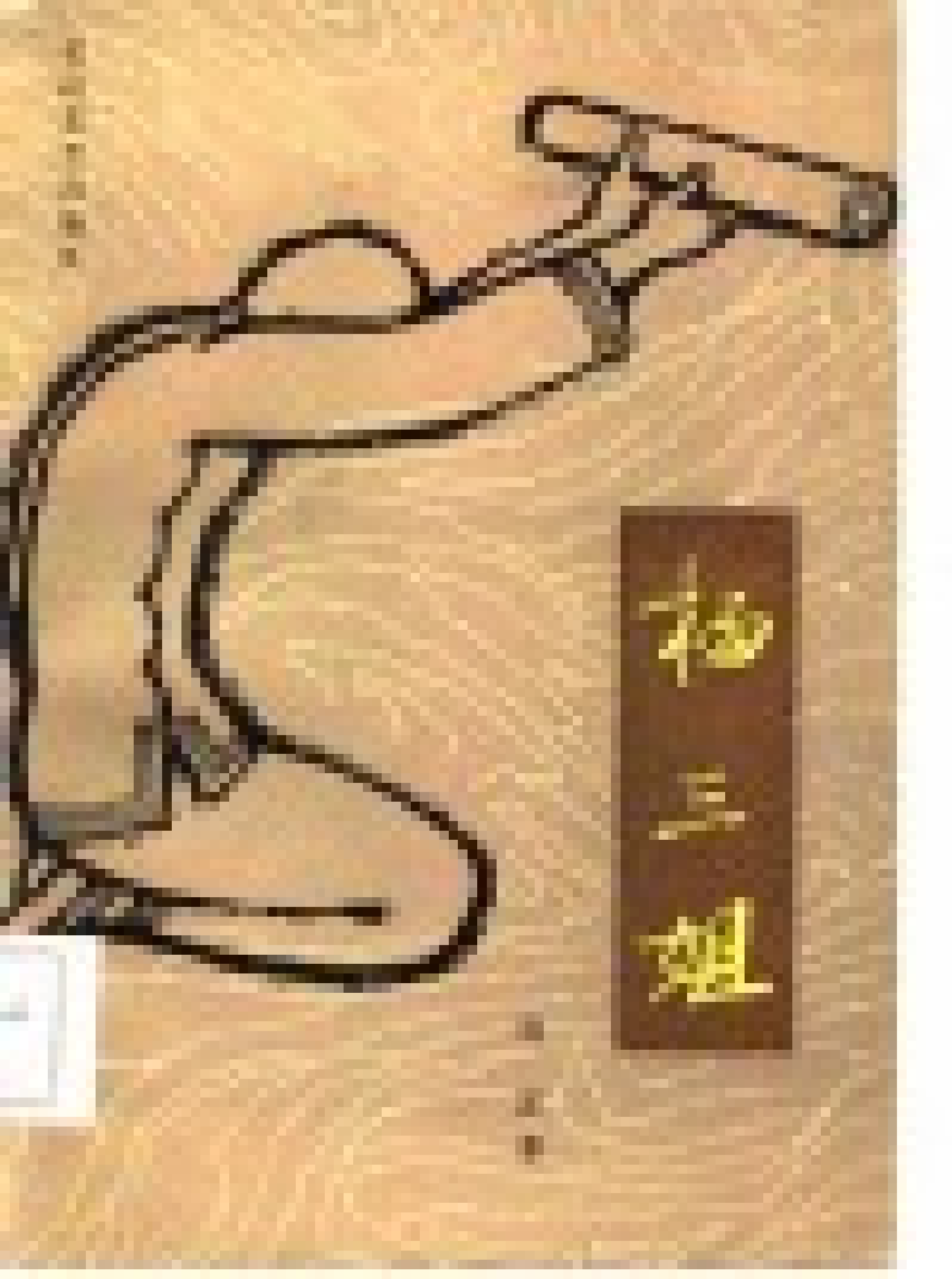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杨三姐

肖波著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个真实的故事，也是我国近代几大奇案之一。

六十多年前，河北省滦县农家女儿杨二姐嫁给豪门六少爷高占英为妻。高占英同其大嫂裴氏、五嫂金玉勾搭成奸，嫌二姐碍眼，于是串通医生谋害了二姐。二姐的胞妹三娥(三姐)同母亲到高家吊丧，发现疑窦，毅然到滦县县衙鸣冤告状。县长牛成收受高家贿赂，不予公断。杨三娥不屈不挠，又告到天津高等检察厅，经开棺验尸，确认二姐系被害身亡，凶手高占英受到惩处。

收入本书的《告状前后》，系杨三姐的口述记录，真实地述说了她当年告状的艰辛经历，以及此后几十年来的甘苦，悲喜交错，发人深思，为此书增添了不少色彩。

杨 三 姐

肖 波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9.75印张 3插页 207,000字 印数:1—12,120 1986年9月第1版
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:10286·281 定价:1.35元



杨 三 姐

杨三姐兄杨国恩



在戏中饰「杨母」。
照片左为：谷文月，右为赵丽蓉，赵

开 篇

滦县志载：“(光绪)二十年甲午秋七月，大水，高下田颗粒不纳。”“二十一年乙未春，大饥，民食草根树皮俱尽。战事未已。”“二十二年丙申，大雨如注，高地有秋。”

连年的水灾兵祸，直闹得四野荒芜，市景萧条，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

唐山，原本是滦州西部一个不起眼的小镇，据说因此地的大城山下埋葬着一名唐朝的将领而得名。自从光绪三年(1878年)清政府李鸿章开办了开平煤矿，唐山这个小镇便兴旺发达起来，成了冀东的一座重镇。

话说光绪二十二年仲秋时节。一场大雨过后，宇宙间倒也清静。在唐山的街东头路北，有一处用高粱杆围夹起来的寨子，寨子的栅栏门旁竖着一根约有两丈的竹竿。竹竿顶端挑着尺半长短的红布条儿。红布条儿下，是两副递次相迭的罗圈。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是商旅客店特有的标记。

被称为“赵三留客店”的这个院子围长不过一百八十步。院内的房间简陋，草房坏墙，苇席土炕。客店的东南角方向又有一水坑，夏秋时节蛙鼓阵阵，不是极为乏困的人很难睡得好。不过，这里的生意还算兴隆。一则是地处交通要道，二则店家也颇为殷勤。尤其是三则，店费较为便宜，掏几个铜子就能囫囵一宿。因此，推车挑担的小商贩们大都爱

在这里落脚。

此时，残阳西沉，暮色降临，从东边弯弯曲曲的泥泞小路上走来一个中年汉子。他手推一辆独轮车，弯腰弓背，直朝店门而来。看上去他有四十冒头儿的年纪，一条辫子盘在了头顶周围，显得脑门儿低了许多，下巴尖了好许。在他那白中透黄的皱纹脸上，闪着一双机警干练的小眼睛。他的鼻翼略薄，颧骨突出，显得腮帮子肉皮紧绷绷的。他光着膀子，露出一副搓衣板般的肋骨。灰粗布的大裆裤裤腰翻卷在肚脐上，裤角卷过了膝盖。两只脚上，穿着元宝帮的尖口布鞋，鞋上沾满了泥水，活象两条大鲇鱼。右脚的大拇趾头顶破了鞋尖，趾甲盖一动一动，活象鲇鱼头上的大眼睛。

独轮车上，左首是一个柳条长筐，筐内装满了破鞋烂袜碎布头；右首并排放着两只旧木桶，盛得是废铁乱铜漏锡壶。上面，架着一个用铁丝编拧的花格罩子，罩子里面有一群娃娃，个个胖胖乎乎，弯眉笑眼，煞是招人喜爱。不过，这些娃娃都是用粘黄土捏的，涂了油彩。在独轮车的车挡间，挂着一面小铜锣，已经被敲炸了，裂了纹儿。那小锣槌插在了他身后的紫布腰带上。

他姓高名贵章，系永平府滦州城西高家狗儿庄人氏。他自幼家贫，成家后以收破烂儿换泥人为生，走街串巷，甚为艰辛。往日里他低头推车，唉声叹气，眉头上的疙瘩不解，今天却很反常，虽然道路泥泞，偏要极力挺起胸脯来，眼里也闪露着希望的神采。刚才，他路过柳湾镇的财神庙，还特意进去磕了几个响头哩！

俗话说，人逢喜事精神爽。高贵章的喜事在哪儿？在他那宽宽的紫布腰带里。他一路走着，那情景总是象梦一般在

他脑海里浮现。

今日后半晌。

沙河西岸的钱家营。

他正在沿街敲那小锣，忽然见从两扇红漆大门间跑出来一个娃娃，那娃娃约有六、七岁的样子，身穿绣花小马褂，头戴细银小帽。妈的！人家也算生了个儿子，咱大大小小六个，一个也没有这等福气！

只见那娃娃跑至他这辆独轮推车前面，把手中拿得一双尖尖头的三寸绣花鞋一举，说了声：“换泥人儿！”这小杂种，真是财大气粗！看上去那绣花鞋尚未穿过，新的。他只好满脸堆笑：“好，好，你喜欢哪一个？”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呀！这绣花鞋倒不错，拿回家去，给老婆穿。不行，太小了点儿。当破烂儿卖出去，不上算。“快给我泥人儿！再磨蹭，我让我爹轰走你！”“是，是，小少爷，你要这个么？”“不要！我要那个！”唉，他妈的，这么大点儿岁数就喜欢上了女娃娃！

那阔小少爷拿着泥人儿一跳一蹦地跑回家去了。

为啥偏捏了捏那绣花鞋？该着。这一捏不要紧，鞋尖被塞得硬梆梆的。用食指、中指往外一夹，是一块红布疙瘩。红布疙瘩里不是别的，是三只闪闪发光的金戒指。另一只里呢，是金元宝！

当时，是又惊又喜又害怕。准是从他娘衣箱里翻出来的那鞋。财主人家谁没有私房体己钱？怕就怕人家追出来！

高贵章这才推起独轮车，急匆匆出了庄。到了村外的玉米地里，他解了解小手，把那金戒指、金元宝摩擦了一会儿，便裹在了腰带里。走一程，摸一摸，闹得心慌意乱，没尿也强溺了几泡尿。

“福星高照，恭喜发财！”店家赵三留见是老主顾，早在门口招呼上了，“高大哥，里边请！嗨！看你这神色，这一趟挺走运吧？”

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高贵章不禁一惊，难道是露了馅了？便盯了盯赵三留那弥勒佛胖脸儿，还是往日那殷勤的神态，他这才稳了稳心绪，接着，装出忧愁的样子说道：“唉，推车挑担命该然，又赔啦！顶数今儿格倒霉，在钱家营走了两个份子。”

赵三留把毛巾往肩上一搭，说道：“高大哥，凭你上回在小店说的那席话，你也是个创家立业的人。”说着，弯腰替高贵章推起了独轮小车，又一边向院里走一边说：“高大哥，你那‘两双半筷子’说不定是高家五虎哇！”

高贵章苦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财疏人旺啊，我家那娘们生孩儿下崽儿不发愁，前两天又添了个小老六，正好是三双筷子，六根光棍喽！”

“恭喜恭喜，”赵三留拱着手说，“我赵三留没别的，把今日的店钱送了，也算是我的一份贺礼。”

“多谢了！”高贵章说，“老三，今儿格我肚子不舒坦，找个僻静屋子。”

赵三留指点着东客房道：“高大哥，您就住在这屋吧！只有俩店客，都是您的同行。”

“他们是干啥行当的？”高贵章怀着戒意问。

“有个跑铁道线儿的，哦，对了，”赵三留凑到高贵章的耳朵边上说，“兄弟劝你也改改行，后晌儿来的那主儿，专门捣动磁器，一趟就挣了五十吊！”

高贵章惊得张大了嘴巴。能顶我干一个月呀！转念又一

想，五十吊算个啥？我这一趟闹的金戒指、金元宝，少说也值三百吊！便嘿嘿一笑说：“咱可没有那么大能耐。胡弄个半饱肚子算了！”说着，又摸了摸腰间，还在呢。

赵三留见他这样说，自然也不好再说什么，便把他领到了东客房中。

这东客房里的两位店客，正在用火镰打火，抽烟拉话。当高贵章挑帘而进的时候，正听见一个带着“天津卫”的口音：“老哥，真有你的！咱们交个朋友，我也搭了伙，行不行？”另一个是滦州口音：“无本难取利。你有多少本钱？”

“两位老哥请了。”高贵章一抱拳说。

“噢？您老哥请坐。来来来，坐这儿，炕头儿暖和。”“天津卫”欠了欠身，热情地说。

高贵章打量了面前这两人。这“天津卫”长得身材矮小，年纪在三十左右岁，看上去颇为精明。那本地老乡是个庄稼人打扮，年纪怕有四十开外。倒似个愚鲁之人。高贵章坐在炕沿上，问道：“店家说咱们是同行，不知二位尊姓大名？”

“我嘛，免费姓冯。”“天津卫”回答道，“在唐山这一带我还不陌生，人们都叫我快腿儿冯二，我这个人懒散惯了，捆了我的手脚可不中，不屑干那些看堆儿的活儿，只好跑跑铁道线儿，鼓捣点儿洋布丝绸什么的。”

滦州口音的人对高贵章说：“别问，咱俩是老乡，你是城西的吧？”

高贵章道：“我是狗儿庄的。”

“哦，狗儿庄？”滦州口音的人又问：“哪一个狗儿庄？我听说过，七狼八狗，有七个狼坨，八个狗儿庄哩！”

“高家狗儿庄。”

滦州口音的人点了点头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城关的，叫洪茂林，也是逼的没办法了，唉！”

高贵章把目光集中到这个洪茂林身上，思忖道：看来，捣动磁器赚了钱的定是这主儿无疑了。便说：“洪大哥别瞒财了，泄底怕老乡，你一趟不就干挣了五十吊么？”

洪茂林说：“这倒不假。咱是不懂行，要不，还能多赚点儿。”

高贵章问：“你是咋捣动的？”

洪茂林笑了笑：“说来也简单。我从乡下收些古磁，到这儿来变卖，给那些古董商，再从德盛窑业厂弄点新磁，来回跑脚。”

“不瞒老哥说，我对磁货倒是不外行。”

洪茂林一听这话，说：“如今，窑业厂要变有限公司，光批发，不零售，要是有了房子，本钱再厚点儿，立个小门面，倒能赚一大笔。”

那冯二插不上话，听到房子，一拍大腿说道：“着哇！我叔父在增盛街正好有三间房子要变卖，眼下买卖纷纷倒闭，正发愁哩！”

高贵章从一进屋，心中就不断打着主意：俗话说，衙门钱，一溜烟，买卖钱，二十年。靠我这样小打小闹，独轮车一辈子也推不出个家业来，我现在手里有两个值钱的物件，何不来它个一锤子的买卖？弄糟了，不赔本，弄好了，能发家，主意打定，便提议道：“三人成众，我们说干就干，立它个小门面如何？”

冯二说：“我叔父的那三间房，我先入上股份。说实话，

我是不图打鱼图混水，给两位老哥牵马缀蹬。”

洪茂林说：“也好。做买卖最讲个信义，我连本来利全入上，三百吊！”

高贵章暗地用手指头算了算，也用慷慨的口气说：“我闯荡了半生，烟酒不闻，日积月累，攒下了一百五十吊，再把那辆独轮车折变了，出一百八！”

洪茂林说：“这就不错了，我们都是穷汉，股份多少，都同等分成。冯兄弟的三间房算暂用，买卖赔了的话，也好说。”

三人再三计议，推举洪茂林为掌柜兼古磁器鉴定；高贵章为帐房兼柜台总务；冯二跑外柜联系进货推销事宜。取商号为“三顺合”磁器店，定于中秋节开张营业。

“三顺合”磁器店经过一番筹办，如期开张挂上了匾额，装潢了门面，果然门庭若市，不到三年两载，成为唐山有名的买卖。除了收揽古磁，转手获利外，还经营了大缸磁盆，茶壶茶碗，彩釉盘碟一类物件，店内琳琅满目，不单招来了士农工商，也引来了爱古玩的遗老阔少。开办开滦煤矿、启新洋灰有限公司的英法商人也屈驾光临，慕名而至。他们对中国古磁颇为热心，有了中意的东西，不惜高价收买。“三顺合”磁器店自然获利不小。

宣统三年盛夏，唐山一带霍乱流行。洪茂林、冯二先后卧床不起。上吐下泻，生命垂危。那冯二本是单人一口，并无亲门近枝，素日进出赌场，又包着妓院九道湾的一个窑姐，糟钱不少。高贵章平时对他冷眼相待。到了这个关头，更是冷言恶语，不几日冯二便一命归天了。洪茂林卧床之后，曾嘱托高贵章修书一封，告诉在滦州的家眷。高贵章把

小眼睛眨了眨，连声答应，写了一封书信，谎说洪“一切平安，万勿挂念”云云，一天夜间，高贵章买了一包砒霜，拌入草药中，给洪茂林喝下。洪茂林心如刀绞，还只当是病情发作，不到半夜时分，也糊里糊涂死去了。第二天，高贵章从棺材铺除了一口棺材，装殓了洪茂林，雇了一辆马车，拉回洪茂林的家乡。

洪冯两个股东死了以后，高贵章连夜改换了帐目，翌日大摆筵宴，请来了附近商号货栈的掌柜，大言不惭地宣布：“本店深蒙不幸，洪、冯二位归天，本利俱损。我高某人要重振旗鼓，除旧布新，仰望列位多多照应。”商场人中，自然明白这层道理，纷纷顺水推舟，拱手“理应理应”而已。

所谓“重振旗鼓，除旧布新”，也就是把店门上的“三顺合”匾额摘下来，在那“三”字上又添了几笔，变成了“全”字。

一日，有母女二人进得门来，找到高贵章说：“你是高掌柜吗？我们是从滦州来的。”

高贵章一听来头，知道是洪茂林的妻子孙氏和女儿秋菱。便说：“是洪大嫂和侄女吧？坐坐坐。”

孙氏说：“当初你们合股开买卖，弄了十数年，怎么到头就给家里送去了一个死尸呀？”

高贵章早有准备，说：“你们来了更好，不心思你们母女可怜，我真想找上去呢。当初开店，十成股中有洪大哥两份，这几年……不怕大嫂心烦，我大哥生吃乱糟，还包着九道湾的一个窑姐。我不光垫上了药费，还欠着棺材铺里的一副棺材钱哩！不信，你们去打听打听。”

孙氏母女万般无奈，只好走出门来，向附近的商号货栈

探问，各个商号货栈的老板早被高贵章封住了嘴，俱是按高贵章撒播出来的言语敷衍搪塞一番了事。孙氏母女只得洒泪而归。

高贵章独自经营了磁器店，如同滚雪球一般，越轱辘越粗。到了民国初年，已成了附近一带颇有名声的豪绅财主。钱大气粗，顾此失彼，便闹出了一幕家破人亡的丑剧来。正是：因果报应虽属假，种棘得刺却是真。欲知闹出什么事体来，且看正文分解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痴呆儿娶妻裴氏女.....(1)
狂荡子获妾金玉班
- 第二回 无名火缘起填欲壑.....(10)
有理拳出自捍童贞
- 第三回 情切切茅屋母诫女.....(18)
意沉沉华室妻劝夫
- 第四回 争风吃醋妯娌摔碗.....(26)
扑焰灭火弟嫂碰杯
- 第五回 高拐子残诈作虎伥.....(34)
短命人贤良遭猪刀
- 第六回 憨大秋欲掩神失色.....(43)
傻旺头要说语露风
- 第七回 杨三娥大闹兴德堂.....(51)
高占英小施绝命计
- 第八回 富姐夫笑贬穷小姨.....(60)
慈母亲枉说偈闺女
- 第九回 点将台遇盗仗大义.....(70)
菜市口逢乞疏小财
- 第十回 怜同病孙妈留夜宿.....(79)
哀冤情周老写讼状

- 第十一回 杨三娥一告高占英
李五姨娇撒牛县长.....(89)
- 第十二回 访校友阔少进县衙
卖国法昏官纵凶手.....(98)
- 第十三回 凭怒气棒打黑心郎
仗淫威监押红脸汉.....(106)
- 第十四回 拼命人算倒算命人
愤世者警醒警世者.....(115)
- 第十五回 杨三娥二告高占英
方道远醋泼李倩茹.....(125)
- 第十六回 莫道懒猫捉贼鼠
且说狡兔耍贪鹰.....(136)
- 第十七回 待客房占英梦亡魂
城隍庙三娥求神灵.....(146)
- 第十八回 高拐子节外生枝
杨三娥追根问底.....(156)
- 第十九回 假乱真草拟判决书
木接花胡结谋杀案.....(167)
- 第二十回 恶作剧高门开活吊
志弥坚杨家典草房.....(176)
- 第二十一回 评坛名伶愤写勇裙钗
革命先驱盛赞新女性.....(187)
- 第二十二回 杨三娥受骗劝业场
义烈女卖唱南市街.....(196)
- 第二十三回 露马脚星夜亡命
抓王牌人前倾心.....(205)

第二十四回	益世报记者写消息 检察厅幕僚献良策	(213)
第二十五回	媚上无方牛成设宴 走投无路大秋出首	(222)
第二十六回	杨厅长私访泄底 陈作孤行贪赃	(230)
第二十七回	主奴结义家丁掘墓 手足情重胞妹护莹	(238)
第二十八回	席棚内验尸激众怒 石碑前行刑慰冤魂	(246)
附：告状前后（杨三姐自述）		(255)